

非常经典

穿梭科幻与现实的神奇与奥秘，在没有阻隔时空距离的亲临中，深切感受大师们神来之笔的宏伟气魄。

环游黑海历险记 (下)



[法国] 儒勒·凡尔纳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环游黑海历险记(下)

(法国)儒勒·凡尔纳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1920号

非常经典

环游黑海历险记(下)

(法国)儒勒·凡尔纳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胡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千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元(共200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拓划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鲜,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者

作者简介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生于法国西部海港南特,父亲是位颇为成功的律师,一心希望子承父业。但是凡尔纳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

18岁时,凡尔纳遵父嘱,去巴黎攻读法律,可是他对法律毫无兴趣,却爱上了文学和戏剧。在巴黎,他创作了20个剧本(未出版)和一些充满浪漫激情的诗歌。

后来,凡尔纳与大仲马合作创作了剧本《折断的麦秆》并得以上演,这标志着凡尔纳在文学界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气球上的五星期》出版之后,凡尔纳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多方面的探索时期,他尝试多种写法,朝多种方向进行探索,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出版两本,总标题为《奇异的旅行》,包括《地心游记》(1864年)、《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867—1868年)、《海底两万里》(1870年)、《环游地球80天》(1873年)、《神秘岛》(1875

年)、《太阳系历险记》(1877年)等优秀作品。

凡尔纳的故事生动幽默,妙语横生,又能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热爱科学、向往探险的热情,所以100多年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表明,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的作品最多的十大名家之一。

凡尔纳最令人惊叹的是,他是一个对未来事物有伟大设想的人。他在无线电发明之前就已经想到了电视,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有声传真”。他在莱特兄弟造出飞机半个世纪之前已经设想了直升飞机。几乎所有20世纪的奇迹都被这位科幻大师预见到了,如潜水艇、飞机、霓虹灯、导弹、坦克等等。

受到启发的人都乐于称道他是“科学幻想之父”。海军少将伯德在飞越北极后回来说,凡尔纳是他的领路人;潜水艇发明者西蒙·莱克在自传里的第一句话是:“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气球及深海探险家皮卡德、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克尼和其他一些人,都一致认为凡尔纳是启发他们发明的人。法国著名的利奥台元帅有一次在巴黎对下议院讲话时说:“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凡尔纳的预言付诸实践的过程而已。”

儒勒·凡尔纳的优秀作品至今仍然是我国青少年读者的优秀精神食粮。

目 录

第二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53
第四章	72
第五章	89
第六章	111
第七章	131
第八章	148
第九章	169
第十章	189
第十一章	208

第十二章	223
第十三章	243
第十四章	266
第十五章	284
第十六章	298

第二部

第一章

凯拉邦大人因为坐了火车旅行而大发雷霆。

大家一定还记得，范·密泰恩由于未能游览古代的科尔基斯河而痛心，打算去看看神话中的法兹河以弥补损失。这条河现在的名称不大和谐，叫利翁河，它流入波季，在黑海海岸上形成了小小的港口。

事实上，可敬的荷兰人还是不得不像往常一样打消



自己的希望！他确实应该去追寻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们的足迹，跑遍这位勇敢的埃松之子来夺取金羊毛的著名的地方！不！他马上要做的是离开波季，去追寻凯拉邦大人的足迹，与他在土耳其和俄罗斯的边境会合。

因此，范·密泰恩又一次失望了！当时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他们打算第二天即9月13日早晨出发。所以范·密泰恩只能把波季当成一个公园那样走马观花，这里耸立着古代要塞的遗址，建在桩基上的房子里住着六七千人，还有宽阔的街道两旁是蛙声不绝的沟渠，一座灯塔俯瞰着人来人往的港口。

范·密泰恩只有这么少的时间，也就只能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了：赶紧离开这个位于利翁和卡帕察之间的沼泽当中的城镇，他就决不会染上恶性的疟疾——这种病在这个有害健康的海滨地带是极为可怕的。

在荷兰人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阿赫梅在忙着替换驿站马车，如果不是它的主人的极端不慎，原来那辆马车



还能用好长时间呢。不过要找一辆旅行的车子，无论是新车还是旧车，在波季这个小城里显然是不能指望找到的。“俄国的佩雷克拉德那亚”、“卡拉巴”倒是能碰到，而且凯拉邦大人的钱袋就在这里，要多少钱都可以支付。可是这类车辆归根结底只是比较原始的大车，没有任何起居设备，与旅行用的轿式马车不可同日而语。无论辕马多么健壮，这类大车也跑不过驿站马车，何况在旅程结束之前还可能会出现耽搁！

然而要看到阿赫梅在选择交通工具方面甚至无法犹豫！既没有马车，也没有大车！现在什么车都没有！而重要的是尽快见到他的叔叔，以免他由于固执再惹出什么麻烦来。因此他决定骑马走完这段位于波季和土俄边境之间的20多公里的路程。他是个优秀的骑手，这是不用说的，尼西布过去常常陪他骑马散步。范·密泰恩当然也受过一些马术训练，所以在阿赫梅询问他的时候，他虽然不像布吕诺那样显得令人难以置信地机灵，却也是



愿意跟着一起走的。

于是决定第二天早晨出发,当天晚上到达边境。

做完这些事情以后,阿赫梅给塞利姆的银行写了一封长信。开头当然是“亲爱的阿马西娅!”他在信里讲了路途上的一切波折,在波季发生的事故,他为什么离开了他的叔叔,现在打算去重新会合。他还补充说归期绝不会因此而耽误,他会把握好剩下的时间和路程,让马匹和人都尽快地赶路。他再三叮嘱她不要误了约会,要在预定的日期,哪怕提前一点,与她的父亲和纳吉布到达斯居塔里别墅。

阿赫梅还写了不少赞美姑娘的话。从波季到敖德萨有定期的邮船,这封信第二天就能带走。所以不到48个小时,它就能被送到目的地,被打开后仔细阅读,也许会被接在一个胸脯上,身在黑海另一头的阿赫梅相信听到了她心跳的声音。事实上这两个情人此刻的距离最为遥远,正处在一个椭圆的两端,是阿赫梅的叔叔以不可救药





的固执在迫使他沿着这个椭圆的曲线向前走！

当他在这样写信安慰阿马西娅、让她放心的时候，范·密泰恩在做些什么呢？

在旅馆里吃完晚饭之后，范·密泰恩就在波季的街道上，在“中央公园”的林阴下，沿着城边港口的码头和海堤饶有兴致地漫步。不过他是一个人，布吕诺这次没有跟着他。

布吕诺为什么没有走在他的身边，哪怕是为了就现实的复杂和未来的危险向他说说自己恭敬的，然而却是正确的看法呢？

这是因为布吕诺有了一个想法。如果说在波季没有轿式马车和驿站马车的话，一台磅秤也许是会有的。对于这个消瘦了的荷兰人来说，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可以准确地称一下现在的体重，以便与原来的体重进行比较。

布吕诺于是离开旅馆，一声不吭地留心带着主人的



旅行指南，因为他不懂俄国的计量，旅行指南上有换算的方法。

在海关履行职务的港口码头上，总是有几架大磅秤，秤盘上可以轻而易举地称一个人。

布吕诺对此没有感到一点为难。花上几个戈比，海关职员们就顺从了他的奇想。他们把一个大秤砣放在磅秤的一个秤盘上，布吕诺则多少有点忐忑不安地站在另一个秤盘上。

使他非常痛苦的是，装有秤砣的秤盘始终在地上不动。无论布吕诺怎样使劲——也许他以为吸足了气就能使自己重一些——也无法把秤砣提起来。

“见鬼！”他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有人用一个比较轻的秤砣换下了第一块……秤盘还是没有动。

“这怎么可能呢！”布吕诺叫了起来，感到全身的血都在涌向他的心口。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停在一张善良的、对他充满关切的面孔上。

“我的主人！”他喊道。

那确实是范·密泰恩，他到码头上来散步，恰巧走到职员们称量他仆人的地方。

“我的主人，”布吕诺又叫了一声，“您在这儿？”

“是我，”范·密泰恩答道，“我很高兴看到你正在……”

“称我的体重……是的！”

“那结果如何呢？……”

“结果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足够轻的秤陀能称我现在的体重！”

布吕诺在回答时的面部表情是如此痛苦，使范·密泰恩连一句责备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怎么！”他说道，“自从我们出发以来，你瘦成这个样子了吗，可怜的布吕诺？”



“您看看吧，主人！”

果然有人在秤盘上放了第三个秤砣，比前两个秤砣要轻得多。

这一次布吕诺渐渐地把它抬了起来——两个秤盘在同一根水平线上保持平衡。

“总算起来了！”布吕诺说，“不过这个秤砣有多重呀？”

“不错！这个秤砣有多重？”

用俄国的计量法它正好是四磅，一磅不多，一磅不少。

范·密泰恩马上拿过布吕诺递给他的旅行指南，参照着两个国家的计量比较表计算起来。

“怎么样，主人？”布吕诺问道，好奇当中包含着某种焦虑，“俄国的磅合多少重？”

“大概合荷兰的16磅半。”范·密泰恩在心算了一会后答道。